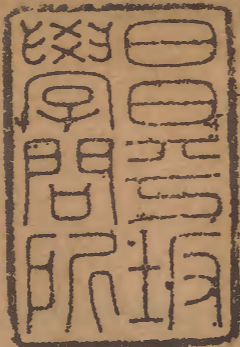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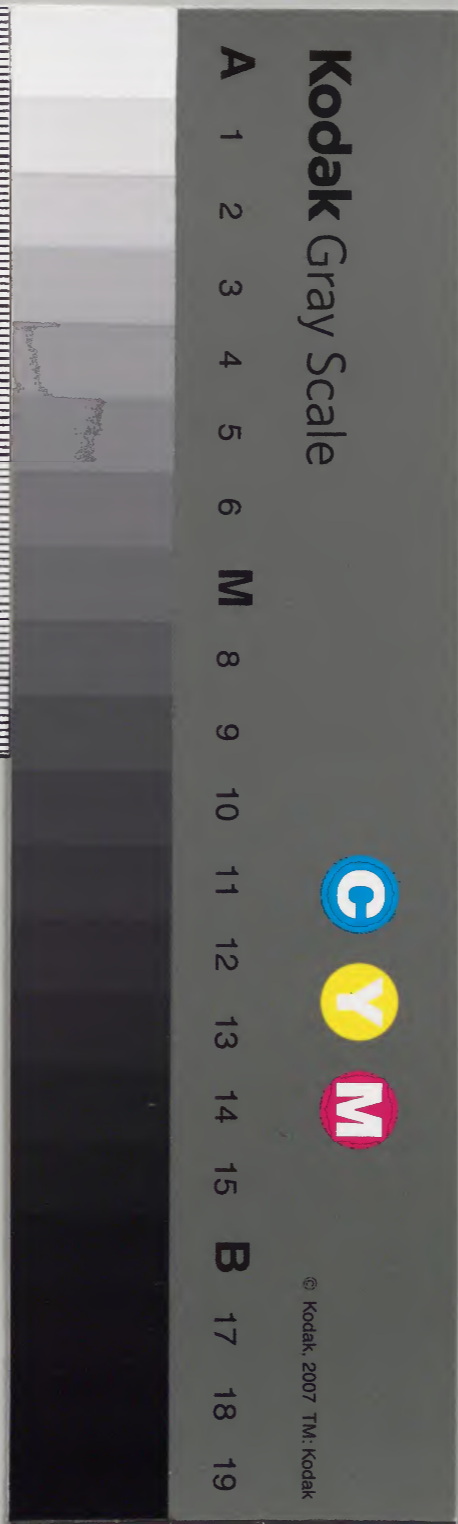
八十五之六



漢書門類		二二二		三三三	
函號類		四三一		三三一	
架		三		一六〇	
冊		三		一六〇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二	
類		三三一	
架		三	
冊		一六〇	
函號		三三一	
架		三	
冊		一六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39)		
函號	290	140	



史籍卷八十五

晉書十三

列傳

周浚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

破江西屯成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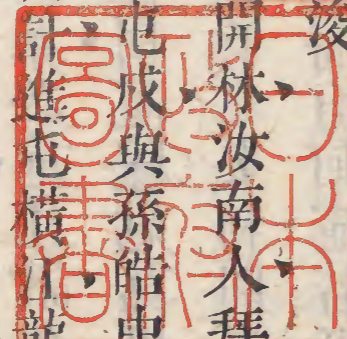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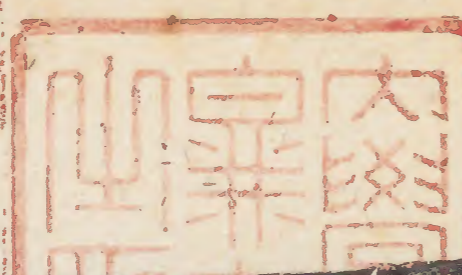
俘虜萬計進屯橫江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

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朝廷莫不震

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崩

之勢見矣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

淺草文庫



史籍卷八十五

知人

而擒也。浚善其謀，使白渾。渾曰：渾闇於事機，動思免咎，必不能從。浚固使渾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周將軍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必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制，但當具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利則揣之，所謂受命不受辭者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有識所恨也。渾不聽。俄而濬至，渾召之不來，而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于濬。渾深恨之，欲與濬爭功。渾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

我實緩師，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與忿爭之鄙。虧雍穆之弘，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諫止渾，渾不納。遂相表奏。浚既渡江，綏撫新附，封成武侯，移鎮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見小利而忘大計也。侯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向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三子顓、嵩、謨。顓字伯仁，廣陵戴淵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

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辨顓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顓顓陶然弗與之校人士益宗之中興建爲尚書左僕射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多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三日僕射顓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侶從北來顓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俱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見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不

能荅護軍長史郝嘏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庸顓大呼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人以戟傷其日血流至踵顏色不變遂害之士民皆爲流涕時年五十四敦素憚顓每見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籍顓家得酒五甕米數石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人服其清約敦初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因賜酒顓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

何者如此
豈真醉耶

史綱

卷之八十五

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不荅敦遂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殷勤歎至執表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追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嵩字仲智元帝作相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嵩上疏曰臣聞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

女震動宜先雪社稷大耻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揖讓以讓天下天下誰不敬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遷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察賢而授官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君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譏臣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失禍亂相尋臣請校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袁范之翼晉文或師其道德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及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籍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闇弱

史綱

卷之八十五

之、主、階、危、亡、之、勢、然、後、乃、能、行、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
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帝、胃、
奮、於、閭、閭、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成、中、興、之、功、其、
興、廢、之、事、亦、可、見、矣、今、王、導、等、志、素、竭、誠、翼、成、大、業、雖、陛、下、
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
用、非、獨、陛、下、之、力、也、今、王、猷、雖、建、羯、寇、尚、存、公、私、匱、竭、兵、食、
未、克、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而、一、旦、
聽、邪、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
德、以、佞、妨、賢、虧、既、往、之、明、喪、如、山、之、功、將、令、智、士、杜、心、賢、臣、
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憂、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

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疏、奏、帝、感、悟、故、導、等、
獲、全、王、敦、既、害、顛、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
所、殺、復、何、所、弔、敦、遂、殺、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浚、從、弟、馥、字、祖、宣、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馥、忠、誠、懇、
至、見、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
吳、思、上、書、曰、昔、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
都、罄、之、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峭、凶、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
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
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
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

軼第五
帝所
而殺之
周馥懷帝

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
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
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令王浚荀晞
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
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
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東海王越與荀晞不協馥不
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
馥不肯行而令頌率兵先進頌貳於馥乃舉兵襲之爲馥所
敗頌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將軍甘卓攻馥於壽春
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失廬江

所賴而攻
之成則爲
睿不成則
爲顛越晉
之諸王無
正久矣

往依馥及馥軍敗歸於元帝帝問曰周馥何至於反譚曰周
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故欲移都以紓
國難方伯不同反以爲罪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
之謀或可後亡也何得爲反帝不悅睿有據江東之志故攻馥以拒帝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琨少有雋朗之目范陽王
虓舉兵迎大駕以琨爲司馬豫州刺史劉喬攻虓於許昌琨
與虓奔河北琨父母爲劉喬所執琨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
位於虓琨詣幽州王浚乞師得突騎八百人與虓破走劉喬
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迎惠帝於長安封廣

武侯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時東瀛公騰自晉陽填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寺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城外皆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韃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里琨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而居之單于猗龜有救東瀛公騰之勲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以結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相接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復相繼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

之制可
如不
生遠矣

而輒復縱逸何南徐潤以音律自通琨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護軍令狐盛屢以為言潤譖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而信讒害正禍必及矣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屬雁門烏丸反琨率兵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攻粲粲敗走琨移居陽邑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琨上疏曰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尅今年三月會于平陽值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為勒所虜賊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又猗盧內變遂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

史綱 卷之八十五
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今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勒朝夕謀慮惟務圖臣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成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痛心疾首形留神馳秋穀旣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使獲展微效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拜琨爲司空會猗盧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盧衆附之及是遵與盧將箕澹等帥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

救於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琨窮感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同獎王室琨率衆赴之匹磾甚相崇重與琨結昏約爲兄弟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嘔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肯進兵

琨勢孤而退，匹磾奔其兄，喪琨遣子群送之。末波要擊匹磾，匹磾走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密遣人賫群書請琨爲內應，共襲匹磾。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小城，不之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不相疑，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若兒書密達，亦不負公志義也。」匹磾雅重琨，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也。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與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有曰：「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琨託深意，用以激謀。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琨忠於晉室，素有重望，及被拘執，遠近憤嘆。匹磾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後將軍韓據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誅嵩等，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耻未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稱有詔收琨，遂縊之。時年四十八。河北醜類所顧，憚者惟琨。琨死之後，群寇莫不得意。贈太尉諡曰愍。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在豫州，與親故書曰：「吾枕

史記卷之八十五 九
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走兄輿字慶孫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虓鎮鄴以輿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馬倉庫器械簿數皆默識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遂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動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懽暢莫不悅附論議如流酬

對欵備時服其能比之陳遵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謀也說越遣琨鎮并州為北面之重卒追封定襄侯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性豁蕩不修儀檢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者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元帝徵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

皆暴桀勇士。逖厚遇之。時揚土大饑。賓從爲盜竊。攻剽。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逖自若也。時帝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國耻可雪矣。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將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感嘆。屯於江陰。起鐵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署流人張平爲豫州刺史。樊雅

爲譙郡太守。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千。皆統屬平。平衆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遂進據太丘。樊雅復夜襲。逖直趣。逖幕。逖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討雅。張平餘衆助雅攻。逖時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逖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援之。逖與頭進戰。遂剋譙城。逖獲雅駿馬頭。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歎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怒。殺頭。以其衆歸石勒。逖率兵伐之。石虎救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逖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與相守。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

令數人擔米偽疲極而息於道賊逐之皆棄擔走賊獲米謂
逃士衆豐飽石勒以驢千頭運糧饋桃豹逃遣韓潛馮鐵追
擊於汴水盡獲之凡四旬而豹遁逃使韓潛進屯封丘以逼
之馮鐵據二臺逃鎮雍丘勤屯戍漸感來歸附者日益衆時
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遂受逃
節度逃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
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有仁子在胡者聽其兩屬時遣游軍
僞抄之使賊不忌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
尅獲皆由此也其有功勞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收
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

東晉南宋
不能成事
多如此類

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
河南使成臯縣修逃母墓因與逃書求通使互市逃不報書
而聽互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推鋒越河掃清
冀朔會朝廷遣戴淵爲都督逃以淵雖有才望而無弘致遠
圖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不悅
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
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逃雖內懷憂憤而外圖進取營繕武
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又以武牢之南無堅壘
恐爲賊所襲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衆築壘未成而逃病甚
先是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見於豫州之分矣

遺
逃見星亦嘆曰此爲我也方平河北而死國之不幸也卒於
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
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遂肆意矣詔
以弟約爲豫州刺史代領逃衆約與蘓峻反叛奔於石勒勒
殺之悉滅其家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謂之曰石勒
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約之誅
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之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
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李矩

觀矩後來南走歸晉則遣使於曜乃一時權計非果降也讀者可耳

李矩字世廻平陽人劉淵攻平陽百姓奢走矩素爲鄉人所

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
蕃縣假河南尹魏浚詣藩諮謀軍事藩要矩同會矩將夜赴
之將吏以爲不可矩曰忠臣同心復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
藩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附之石勒率兵襲矩矩
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
大破之斬獲甚衆元帝承制加矩冠軍將軍長安群盜東下
所在虜掠矩遣步將擊破之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
非矩所部欲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
之河南太守郭默爲劉淵所逼乞歸於矩矩使其甥郭誦迎
之會劉琨遣叅軍張肇率鮮卑五百餘騎往長安見默被圍

道路不通引還。矩謂肇曰：「默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請爲誦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夜襲賊營，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劉聰遣弟暢率步騎二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遣使招矩降。時暢卒至，矩未及爲備，乃遣人奉牛酒詐降。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矩大饗渠帥，人皆醉飽。使誦選敢勇千人，夜掩賊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矩之破暢也，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趙固斬之。矩還于固，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聰遣其子粲率步騎十

萬攻固。固奔陽城山。矩遣郭誦救之。誦簡精卒千人，夜渡河。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誦十道俱攻，粲衆驚潰，殺傷大半，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誦兵少，悉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誦。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格增潛濟，入誦壘，與誦選精騎殺牛馬，焚器械，夜突圍而出。粲追之不及而退。聰憤恚，發病死。斬準，旣殺劉粲，遣使於矩，欲率衆扶二帝梓宮歸附。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胤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殺。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封平陽侯。時弘農

太守永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勒遣石生率騎至洛陽虜宋始百姓相率歸矩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輒破之生怒自率四千餘騎攻誦壘生敗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封吉陽亭侯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為賊所執賊使元以書說矩曰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中猶不改意弟何足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荅石生大掠河南

郭誦可敬

矩饑郭默因說矩降劉曜矩遂遣使於曜曜遣弟岳軍於河陰欲與矩攻石生以為生所圍默敗於石念南奔建康矩遣郭誦追之及於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妻子而歸矩待之如初岳既降石勒矩所統將士陰欲歸勒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眾南走將歸朝廷眾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矩墜馬死史臣曰邵續魏浚郭默李矩諸將契濶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而乃心王室矩能以少擊眾戰勝獲多遂至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

續安陽人浚東阿人默懷人

淮南王允

淮南王允武帝第十一子也。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允為驃騎將軍，侍中，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逆志，允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劾以大逆，遣御史收允官屬以下。允視詔，乃孫秀手書，大怒，收御史，斬之。遂率帳下兵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尚書丞丞王興閉東掖門，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與倫戰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

天

無憾

前弓弩齊發，飛矢雨下。倫司馬哇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鬪未解。倫子虔為侍中，密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殺。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相傳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義兵起，淮南國人自相率領眾過萬人。與齊王問誅倫，追贈司徒，謚忠壯，以問子超嗣。

會稽王道子

會稽王道子，簡文帝少子也。大元初，拜驃騎將軍，司徒，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孝武帝不親萬機，與道

子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親暱妯尼竊弄威福佞幸小豎多
爲郡守長吏政刑繆亂用度奢侈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
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
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
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
得起由是益不自安時朝政昏亂左衛將軍許榮上疏曰今
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爲
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官
以賄遷其違一也佛者清遠玄虛之神絕酒不淫而今之奉
者穢慢阿尼旨酒是耽五戒之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

惑之徒競加敬事侵漁百姓歛財布施其違二也夫致人於
死未必手刃加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致天天命其違三
也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
盜公行其違四也上之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
曾未數日廢棄不用其違五也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
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優崇之中書令王國寶甯之甥也
以諂事道子甯奏黜之國寶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
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發怒斬悅之國寶諸
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嬖人趙牙出自優
倡茹千秋本捕賊吏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

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子
 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樂
 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然修飾太
 過不可示天下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道子謂牙曰土若知
 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干
 秋賣官販爵資貨累億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
 之禮乘酒失禮帝益不能平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悛中
 書郎徐逸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
 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敦睦帝
 謂之委在道子如初安帝踐祚進位太傅王國寶擅權

傾朝廷王恭等舉兵討之從弟緒說國寶矯道子命召王珣
 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鎮國寶然之珣胤既
 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又問計
 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
 桓溫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
 待之國寶懼上疏解職道子遂斬國寶以謝恭乃罷兵恭威
 振内外道子懼引燕王尚之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強
 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以司馬王愉為江州
 刺史以備恭恭復舉兵以討尚之為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
 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應之朝廷憂懼内外戒嚴道子

世子元顯時年十六攘袂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委事於元顯以元顯為征討都督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等討恭殺之仲堪等退屯尋陽嚴兵相距內外騷然時道子病酒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以琅琊王德文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道子酒醒方知去職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可設雀羅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自謂無敵天下驕侈日增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

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不利既而孫恩退屯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賢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任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阿衡之重言何容易諂諛則致福于忤即取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禍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曰桓玄素有豪

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世居西藩人咸為用明公之所控引
 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瞻玄必乘
 此縱其奸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
 州人情未輯急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明公以大軍繼
 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
 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可
 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詔加元顯驃騎大將軍
 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以伐玄竟以牢之為前鋒法順又曰
 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為上流耳目可除之以孤荆
 楚之望且事之濟否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

觀此二策
 法順未嘗
 無才

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
 元顯又不聽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公私匱乏士
 卒唯給糗糒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至西陽帝
 戎服餞元顯於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於
 宣陽門外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於玄
 元顯廻入宣陽門牢之率兵逐之元顯眾潰奔入相府唯法
 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收元顯殺之又奏道子
 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玄使御史杜竹林醜殺之時
 年三十九

王導
 王導之孫出元帝孫東陽王景素時善導之本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元帝爲琅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司馬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宐相匡濟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當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導勸帝收其賢人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

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帝委仗之朝野傾心號爲仲父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苟或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輒以爲耻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進驃騎大將軍，封武岡侯，司空，錄尚書事，領中書監，導請修學校，置史官。帝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踈遠，任真推分，澹如也。王敦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執其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耶。及敦得志，加導尚書令。初，西都覆沒，群臣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不可，至是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敦，始疾導，便率子弟發喪，衆謂敦死，咸存。

奮志敦平，封始興郡公，位太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爲成帝。庾亮將徵蘇峻，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宜包容之。亮不從，遂召峻。峻舉兵反，六軍敗績。三年，峻入臺城，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逼乘輿，幸石頭。峻黨路永勸峻盡誅導等，峻敬導不許。導奔於白石。四年，賊平，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今宜鎮之以靜群情。

尋管仲貴
景作用

自安導善於因事雖無日月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
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與朝賢制練布單衣於是士
人競服之練遂踊貴導簡素寡欲存無儲穀衣不重帛進位
太傅時庾亮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說亮舉兵內向或勸
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智者
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
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亮雖居外
鎮而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
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咸和五年卒年六
十四帝於朝堂舉哀三日遣大鴻臚監護喪事賜祔之禮一

後漢博陸侯故事。中興名臣莫與為比。謚曰文獻。

劉弘

劉弘字和季洛陽人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為荊州刺史討
之時范陽王熹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舉兵距之
弘攻殺奕遣牙門將皮初討昌斬之悉降其眾表初為襄陽
太守朝廷以襄陽名郡而初資淺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
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
一心理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
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
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百姓愛

悅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謫罰主者給韋袍復帽轉以相付又下教曰齋中酒聽事酒撰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簿厚自今不得分別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州府綱紀欲以零陵米三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米三萬斛給之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給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惠帝幸長安豫州刺史劉喬與諸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韓喬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

兵距之河間王顥使弘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弘與喬賤曰適承范陽欲代使君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使君不忍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旣均責有所在廉藺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使君迴旣往之恨修如初之好

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好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弘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矯枉過正耳。昔齊桓救射鉤之仇，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施，實不足計一時之失，發赫然之怒。

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而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扞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

發明詔令越等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矣會帝還洛陽大赦時天下大亂弘崑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斬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使江夏太守陶侃屯於江夏以距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更以侃為前鋒督護侃遣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竟不敢闖境進車騎將軍開府每與利除害手書守相丁寧欵密人皆感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于襄陽士女嗟

痛若喪所親贈新城郡公謚曰元初成都王穎得罪南奔弘距之及弘卒司馬郭勸欲推穎為主弘子璠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及山簡代弘簡以璠得眾心表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陳敏之亂荊州刺史劉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出兵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有何不可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

今斷不可

史紀 卷之八十五
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詞連西陽王羨左右侃令羨討賊贖罪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發資振給焉杜弢叛元帝令侃率諸將擊之賊退保冷口侃曰賊雖退必更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闔邪部將吳寄曰晝擊賊夜捕魚足相濟十日侃撫之曰卿健將也侃至武昌賊果來攻侃逆擊大破之杜曾反於竟陵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曾有輕敵之色司馬魯恬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可輕也侃不從進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

曾素憚侃將趨順陽下馬拜辭而去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侃欲詣敦別朱伺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為荊州侃將鄭攀等遂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此何不決乎因起如廁叅軍梅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動者乎敦意乃解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進至始興會杜弘溫邵謀取廣州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於封口起發石車待之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諸將請乘勝擊溫邵侃

笑曰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之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募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如此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勤於吏職終日危坐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若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侃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後正會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峻作逆平西將軍溫嶠推侃爲盟主同赴國難侃與溫嶠會於石頭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李根請立曰石壘侃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白石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破之必矣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迴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我步戰不如峻救若不勝則大事去矣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侃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復斬其弟逸於石頭蘓峻禍由庾亮及石頭平亮懼侃致討詣侃拜謝侃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蘓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進長沙郡公詔以郭默爲右軍將軍默

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
場有虞、被遣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
少有不敗、朝廷當爲官擇才、若使人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
曰、此非我所及也、默遂殺胤、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自
率兵討之、默遣使寫中詔呈侃、叅佐多曰、默不被詔、豈敢爲
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少、不出胸懷、郭默
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
耳、發使表聞、并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爲方州、害宰相、
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
隱忍、以待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邪、侃笑曰、是乃遵

養時賊也、侃至、默將宗佺縛默、請侃降、侃斬之、蘓峻將馮鐵
殺侃子瞻、奔於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畏侃、遂殺
之、詔侃都督江州、侃移鎮武昌、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伐
樊城、走勒將郭敬、破新野、遂平襄陽、咸和七年、疾篤、上表曰、
臣少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年垂八十、位極人
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
兼懷、不能已已、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
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遣毋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
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
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卒年七

十六贈大司馬謚曰桓侃在軍四十餘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於其門侃後見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辟名士殷浩庾翼等爲佐吏侃飲酒有定限嘗與未闌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然曰年少會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武昌北岸有邾城議者請分兵鎮之侃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

萬兵守之今縱有兵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及疾篤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自加管籥以付司馬王愨期然後登舟歸長沙尚書梅陶與親舊書曰陶公明鑒似魏武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竊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奉表勸進。嶠旣至，具陳琨忠誠，因言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深器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後聞母亡，苦請北歸，不許。遷太子中庶子。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鞵固諫，太子乃止。明帝卽位，轉中書令。王敦甚忌之，請爲左司馬。嶠謬爲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悅會。」

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從。表嶠丹陽尹，嶠懼，錢鳳間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鳳入見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便相讒貳？」嶠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敦聞之，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及敦構逆，以嶠都督北部諸軍事，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帝不悅。」嶠曰：

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賊若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乎、賊至不得渡、嶠率衆與賊夾水戰、大破之、事平、封建寧公、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等、同受顧命、歷陽太守、蔣峻、藏匿亡命、朝廷忌之、以嶠爲江州刺史、平南將軍、鎮武昌、及庾亮徵峻、嶠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而峻果反、嶠屯尋陽、及京師傾覆、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事、殄寇爲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遣督護王愆期、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辭嶠固請、推侃爲盟主、侃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

舟、移檄四方、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龔登還、嶠與侃書曰、僕聞軍有進而無退、宜增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期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今召軍還、疑惑遠近、事之成敗、將由於此、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實同之、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假令此州不守、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當甚於今日也、公進當爲純臣、救公家之禍、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討之若以石投卵耳、今師克有期、乃召兵還、是爲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殺侃子瞻、故嶠以此檄

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進次蔡洲。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不敢交鋒。用將軍李根計，築白石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待，是制賊之一奇也。義軍進戰，失利。糧食將盡。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食，僕便西歸矣。嶠曰：自夾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勇而無謀，藉勝而驕。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退阻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人士百

如肝腦塗地，嶠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下見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建行廟，設壇場，告先帝曰：逆臣蘓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污辱五行。臣侃、臣嶠等率厲士衆，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嶠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精勇從山石挑戰。峻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

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
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
攻榻杭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
天子奔於嶠船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
滅拜驃騎將軍進始安郡公峻黨路永賈寧以眾歸順王導
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晚雖改悟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
可復用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
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燃犀角照之須臾見
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夜夢人謂之曰
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嶠甚惡之嶠有齒疾拔之因中風至

顯而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子放之為交州刺史甚有威
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眾
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

郊鑿

郊鑿字道微金鄉人趙王倫辟為掾即倫有不臣之迹解
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久官惟鑿不從逆師誅而不受
於鑿中初邑人張曼求交於鑿鑿不許至是定於

天子奔於嶠，船圍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威并，驃騎將軍進始，於都公慶，黨路永，賈敏，以衆歸順。王遣將，乘顯之嶠，曰：「衝軍首亂，既雖改悟，全其首領，為幸已過。倘可復用，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若夫精之憚，兵而蕪，遂如林邑，而邀怪物，嶠然犀角，照之須臾，以懸珠，珞林邑，交州太守，林寶，賊黨，刃腹不從，楚之以其，而幸，劫手，四，劫，請曰：忠，九，主，效之，為，交，賊，陳，安，其，賊，不。」

史籍卷八十六
 晉書十四
 列傳
 郗鑒
 郗鑒字道徽，金鄉人。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惟鑒不染逆節。京師不守，鑒陷於賊。賊中初邑人張寔，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曰：「雖與邦壤，義不相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賊潰，鑒得歸鄉里。州中人士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遂共推鑒為主。舉

千餘家，避難於嶧山。元帝承制，假鑿龍驤將軍、兗州刺史。時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王敦崑崙制，明帝欲杖鑿為外援，拜安西將軍，都督荊州、江西諸軍，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拘留不遣。敦黨譖毀，日至鑿舉止自若。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鳳逼京都，議者以苑城不固，宜及鳳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鑿曰：「逆勢方盛，欲豕突一戰，可以算屈，難以力競。含鳳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成

王導之謬
如此導原
小人風旨
兩端史不
見於導傳
於他傳見
之其失甚
多非一事
也

敗於呼吸，非萬全之策也。帝從之。鳳平溫嶠，請宥敦佐吏。鑿以為先王餘法，貴守死之節，昏主姑息，開放縱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準之古訓，宜加罪責。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鑿駁之曰：「王敦逆謀，緣札開門，今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反為幽厲邪？」遷車騎將軍，鎮廣陵。蘇峻反，鑿聞難，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廣陵逼近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遣將軍夏侯長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野堅壁，以待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鑿立大業曲阿慶亭三

壘以拒賊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
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勸鑿還廣陵鑿責納將斬之會峻
死大業圖解蘇逸走吳興鑿遣參軍李閔追斬之拜司空封
南昌公進位太尉寢疾上疏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
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
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使北渡必啟
寇心太常臣謨平簡真正素望所歸可以爲徐州刺史臣兄
子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亾所歸堪任兗州刺史公
家之事知無不爲伏乞垂察卒年七十贈太宰謚曰文成
子愔鎮軍都督愔子超字嘉賓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

庫任超所取超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温辟爲大司馬參
軍與超言嘗謂不能測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主簿王
珣亦爲温所重府中語曰髡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
怒時愔在北府徐方勁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不欲
情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賤詣温欲共獎王室超取視寸寸
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牋大
喜卽轉愔爲會稽太守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
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
中温將伐慕容氏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
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固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

運道既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必望陣而走。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我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若謂此計輕決，欲務持重，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討，進不速決，日月相引，餽餽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大敗於枋頭。溫深慚之，及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超乃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有所見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

能行廢立大事不足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遂行廢立。遷中

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先惜卒，初超黨桓氏，以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公年尊，恐以傷愍，致疾。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悉與溫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遂不復哭。」超止小孝，惜乃大忠。

顧榮

顧榮，字彥先，雍之孫也。與陸機兄弟入洛，時人號為「三俊」。惠帝時，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

但無如作病何耳趙王倫篡位倫子虔以榮為長史榮與同
察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
惟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彼執將誅
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遂得免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冏
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
熊謂長史葛旗曰榮為主簿委以事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
之政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遂白
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曰何前醉而後醒耶
榮懼乃更飲後謂州里楊彥明日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
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長沙王又為驃騎復以榮

榮周旋數
公王之間

奪還吳
不引退
不獲已耳

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西遷長安榮
遂還吳榮數踐危亾之際恒以恭遜自免廣陵相陳敏反敏
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
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江南人物尙全榮常憂
無孫氏之策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畧功勳效於已著
帶甲數萬舳艫千里上方雖有數州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
信君子各得盡懷散帶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
敏納其言引諸豪族委任之榮私於其卓曰敏既常才政令
反覆子弟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受其官祿事敗之日函首送
洛題曰逆賊顧榮其卓之首辱及萬世可早圖之卓從之榮

及其卓紀瞻謀攻敏遂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以羽扇揮之敏衆悉潰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加散騎常侍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亂之季天子流播豺狼塞路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軾蛙以募勇士懸膽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哉願冲虛納下廣延雋彥思今日之要雪天下之恥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六年卒帝欲

加贈時議依齊王問功臣格不得進爵士吳郡內史殷祐曰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禮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由是贈榮驃騎將軍嘉興公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張翰弔之上牋鼓數曲撫琴而歎曰彥先復能賞此不因慟哭而去族子和字君孝榮雅重之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逐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顛指和心曰此中何

所有和徐應之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史中，有一令僕才和嘗詣導，導對之倦睡。和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彥先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聞之曰：卿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和上疏以為保母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帝乃止。康帝即位，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以母憂去職。既練，衛將軍褚裒薦之，起為尚書令，遣散騎郎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憂服以

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補於萬分？祇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下詔敦喻，和疏表十餘上，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居任多所獻納。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卒。贈司空，謚曰穆。

紀瞻

紀瞻，字思遠，秣陵人。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因問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瞻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濕燥，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性剛直，以交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

外施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與顧榮同
赴洛在塗論易榮曰太極者蓋混沌之時矇昧未分天地混
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
交泰萬物勾萌六合闔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
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卽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
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
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
理盡矣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運行自然之
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
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

蓋虛誕之說非易理也意謂太極者極盡之稱言其理極
無復有餘也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長史親幸瞻宅與之同
乘而歸及帝踐位轉尙書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聞易
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
時效忠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二耳臣以凡
庸邂逅遭遇無負鼎口不商歌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
無毫釐報塞之用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卧救命積月逾
時叩棺曳衾日甚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
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爲
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

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方今六合波蕩，人未安居，以臣平彊，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久停機務。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職事俱廢。當今才俊比跡，而虛停好爵，不以糜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進善退否之義。惟陛下割不已之仁，銓叙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時郟鑿據鄒山，屢為石勒所侵。瞻以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卹，上疏請徵之。曰：伏見輔國將軍郟鑿，才兼文武，時之良幹，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若使鑿從容臺閣，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之闕。是以臣寢頓，願卷竭盡。

聞見思補萬一，明帝嘗引瞻於廣室，慨然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商畧國事，云何復崇謙讓耶。轉領軍將軍。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及王敦謀逆，帝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賊平，固辭不起。詔以為驃騎將軍，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年七十二。謚曰穆。瞻重交遊，喜士類，少與陸機親善。機死，瞻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褚沉、給事中章遼、歷陽太守武嘏，並與瞻素無交好。聞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同於骨肉焉。

賀循

賀循字彥先山陰人其先慶普漢時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漢安帝時侍中慶純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循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搯尙高厲童亂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拘忌停喪者循皆禁之政教大行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服膺道素風操峻凝前襄陽令郭訥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倅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

人非徒以均分顯路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干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乃無一人爲京職者誠非聖期待四方之本心今才望資品循可尙書郎訥可太子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久之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辭疾去職逆賊李辰起兵江夏辰別帥石冰畧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程超代之其黨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等唱義討冰循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屯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所豫及陳敏之亂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

疾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能逼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
 循領會稽相除吳國內史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
 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
 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
 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東海王越命為參軍不赴及
 帝遷鎮東大將軍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賤疏十
 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殊因性而用各任
 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
 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怡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
 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難義士救時驅馳拯世之武

縱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前
 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
 人之云亾邦國殄瘁群望顛顛實在君侯義之所在豈得讓
 勞居逸想達者一以貫之也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
 諮祭酒循稱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
 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
 衣褥等物循辭讓不受廷尉張闔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
 乃作都門早閉晏開鄉人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適循至
 眾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遽毀其門詣循
 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道多盜帝思所以防之以問

於循循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亾迹所聚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巡徼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以時番休役不至困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強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追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也帝從之以討

議論純正
而文亦明
晰

幸軼功封鄉侯固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以老疾固辭拜太常加散騎常侍循以九卿舊不加官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循議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嗣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

父昭子穆
不相通之

兄弟旁親同為一世今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人復毀
 穎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
 宜出未敢輕論况可輕毀祖先乎穎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
 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
 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
 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
 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
 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
 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文俱在廟則惠懷一例景
 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所以特立本廟

此與余合正
 理原是如
 彥先之議

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昭穆既滿
 終應別廟也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
 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七廟之義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
 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
 祖而七也昔世祖定郊廟禮京兆穎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
 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
 六世穎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穎川
 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
 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禮有違世祖祭征西豫章

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帝從循議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爲之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固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以循兼太子太傅循枕疾廢頓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加印綬循口不能言指麾左右不受章服車駕親幸執

手流涕太子親至者三焉往還皆并儒者以爲榮卒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出臨其柩哭之盡哀皇太子追送望船流涕循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少好遊俠不拘搽行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淵與其徒掠之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見之知非常人於舫屋上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淵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

誠東南之遺寶，倫辟之，除沁水，令不就。元帝爲晉王，以爲尙書王敦舉兵，進淵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攻之，敗績。淵率麾下赴宮，詔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叅軍石猗性奸諂，前爲臺郎，淵爲尙書，惡其爲人，至是說敦曰：「周顛戴淵，高名足以惑衆，公若不除，恐爲將來之憂。」敦遂害之。淵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贈右光祿大夫，弟邈字望之，元帝以爲丞相，軍諮祭酒，時學校未立，邈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

髦俊斐然向風，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之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胡羯鳴張，神州蕭條，主上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何暇遵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耶。今後進晚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史無遺，此誠聖明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尙文，遭亂尙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迭遷，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

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且貴遊之子既少斬將奪旗之才亦無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洗濯之功荆璞發琢磨之彩不亦良可惜乎世喪道衰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明王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篤道崇儒創立大業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實在感之而已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淵遇害免邈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謚曰穆

其卓

卓無可錄者以鄧騫樂道融秦康諸策可用故存之以見終始之繁而谷儉亦附見云

其卓丹楊人廣陵相陳敏反與卓相結後顧榮說卓共誅敏元帝授卓湘州刺史時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孝廉不試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疏以秀才宜同孝廉例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舉桂陽谷儉為秀才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遷卓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邀卓卓偽許而不赴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隗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敦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

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此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叅軍李梁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但推亾固存。坐而待之。使王敦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此廟勝之策也。騫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之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非竇融之比也。襄陽非河西之固也。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耶。使敦平劉隗。還武昌。增

安忍無親
此安忍也

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持疑未決。騫又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敦微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議者以彼強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敦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擁彊衆。籍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舉武昌。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如是。敦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亾。不可言知計矣。王敦以卓不至。慮其爲變。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僞應敦命。卽馳襲武昌。敦衆必不戰自潰。卓意遂決。與巴東

此策不從
可惜

史綱 卷之八十六
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遠近陳
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奉表詣臺臺內皆稱萬
歲武昌傳卓軍至人皆驚潰卓年老多疑猶豫不決軍次豬
口累旬不前敦遣卓兄子參軍邛求和王師敗績敦索騶虞
幡駐卓卓謂邛曰吾據上流敦亦未敢便危社稷若徑入武
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
卽命旋軍都尉秦康曰今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
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
軍之將恐將士亦各求便西還襄陽不可得守也卓不從徑
還襄陽散兵不爲備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

勸卓遣左右捕魚乃襲殺卓傳首於敦

卞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中興建爲御史中丞權貴屏跡時淮南
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
及式父死喪服訖還前夫家前夫後妻之子奉養至終遂合
葬於前夫式制出母齊衰期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於
禮無所據若夫有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
留家服喪若式父謬亂使去留自由式宜正之以禮魏顥父
命不從其亂陳乾昔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
記善之式母於夫奉養至死非爲旣絕之妻制服終喪不爲

無義之婦欲還前家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子出母也致使存無所容沒無所託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亾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為母於同居之日不為母於前子之門臆斷離絕之忍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所生求去既非禮於後家還反又失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犯禮違義於父則無追亾之善於母則無事存之道生則去留由已死則合葬路人虧損世教不可以居詮正之任式遂廢棄終身明帝

式若善事繼母亦不奉性前夫之家矣罪

或獨短喪

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輿疾而至壺於諸大臣最為任職阮孚謂之曰君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向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曰悖理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遷延為惡滋蔓不可復制壺固爭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亮不納峻果稱兵詔以壺為領軍將軍與峻大戰

於陵西爲峻所敗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力戰死年四十八二子珍盱見父沒赴鬪而死贈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珍散騎常侍盱奉車都尉壺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壺墓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劉超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元帝相府建以超爲舍人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出補句容令

常年賦稅主者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超但作大函使自書家產投函中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王敦稱兵超領安東上將軍六軍敗散惟超入直衛錢鳳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封零陵伯爲義興太守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超統義隨以宿衛號爲君子營蘇峻謀逆朝士遣家人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以超爲右衛將軍侍衛成帝屬太后崩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陷沒超與侍中鍾雅步隨左右賊給馬超悲哭不肯騎峻甚不平然未敢加害以其黨許方補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超等

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授孝經，論語溫嶠至石頭，王導出奔，超與匡術等謀奉帝出，幸嶠軍事泄，峻使任讓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遂害之。及峻平，讓與陶侃有舊，侃請於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之。」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於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其墓，贈衛尉，謚曰忠。鍾雅贈光祿勳，雅潁川人。

熊遠

熊遠，字孝文，南昌人。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承傳之言，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遣使按行審問，然後發。」

哀卽宜命將脩復山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乃子臣奔馳之日乎。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高帝編素哭之；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罪，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懷思於下。乞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以副西土義士之情。允海內延頸之望，屬有杜崱之難，不能行。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履端元日，正始之初，有識之士，於是觀禮。」

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闡忠孝之儀，弘禮樂之本。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非納軌物，有塵大教。元帝納之，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獨賜投刺吏，臣近者情重，遠者情輕。請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可以息儉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冬雷電大雨，帝下書引過，遠上疏曰：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今逆賊猾夏，二帝幽殞，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不能遣軍北討，讐賊未報。昔齊侯敗還，七年不飲酒食肉。况此大耻，臣子之責，宜在枕戈敵愾。若此志未果，當上下克

儉恤人養士，撤樂減膳，惟修戎事，而群官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大失也。選官用人，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無能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譽以從容見貴，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舜猶歷試諸難，而今爵祿不試，壞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今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人才歲選，而不足以濟事。若此道不改，災未可得而弭也。為太常卿卒。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人。州辟部從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

結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頤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君言是也。元帝以爲參軍，頤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以崇尚老莊，傾惑朝野，養望者爲弘雅，任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也。時叅佐掾屬多設解，故以

避事任頤，言西臺當日朝臣養望，小心恭肅，以爲鄙俗偃蹇，信實以爲優雅，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流漸不羣，以至傾國，今諸僚屬猶承餘弊，夫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又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循舊制，試以經策，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勞甚大，請開舉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然後隨才授任，夫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宜抑華校實，盡其所能，則人才輩出矣。拜天門太守，選腹心吏爲州從事，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遷梁州刺史卒。

郭璞

漢造葬言後人惑之至有營求風水停喪不葬者作俑之罪不小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高材博學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元帝以為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璞上疏曰臣按洪範有休咎之徵易象有消長之數故木不生庭大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聖王緣災而致吉因異以邁政寅畏所以享福怠傲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宜發哀令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揚布惠此亦寄時事以訓

身加塞而曲成者也今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山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感職次或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帝優詔報之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誠以非適性之道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况以毋憂去職中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即當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未幾而沒璞哭之甚哀既而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璞嘗

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邪曰能致天子來耳帝甚異之璞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寶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蘓峻之難王敦謀逆使璞筮之璞曰無成敦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不能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斬之初璞行經越城門過一

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贈弘農太守庾翼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作立始之際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日子志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穆帝立何克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邪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注釋爾雅山海經皆傳於世子鷲臨賀太守史臣曰景純篤志緜緜洽聞強記爲中興才學之宗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若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

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命之有在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

葛洪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樗蒲齒名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不交一言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得道號曰葛仙公以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復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深重之以女妻洪遂傳洪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精覈是非才

章富贍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檄洪為都尉遷徙波將軍水平洪不論功賞于寶薦洪才堪國史徵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躡風景猶欲戢勁翮藏逸跡何況大塊稟我以短羽造化假我以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驀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

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枕之樂。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亦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而弘博。洽聞者寡，意斷妄說者衆。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意之所疑，又無可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微妙者不能宣之於翰墨。然同志之士，省之亦可以思過半矣。世儒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又將謗毀。故予所著言黃白之事者，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

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櫃，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仙云。

庾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以為中書監，亮上書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入侍省闈，出總六軍，無勞受遇，莫臣為甚。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陛下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亮穎川人

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宗室中表不同。雖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喪。今之禍敗，皆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自招殃，國爲之敝。其故何邪？由婚媾之私，群情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親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闕之內矣。此皆徃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物情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尺寸

之用，未若防嫌以塞疑謗之端。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禍可立待也。雖陛下明其愚，欵朝士識其情，素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貧賤卑寒，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貴，違命則賤，臣雖不達，亦何事背時違上耶？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願陛下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帝納其言而止。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與西陽王羨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陳羨與宗等謀危社稷，辭旨切至。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太后

臨朝政事一決於亮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
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
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
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謀廢執政亮殺宗及其黨卞
咸而廢宗兄羨宗近屬羨元老天下以亮剪削宗室卞咸兄
闡亡奔蕪峻亮符峻送闡而峻匿之峻多納亡命亮以峻必
爲禍亂欲徵之舉朝皆謂不可亮不納峻聞將徵遣司馬何
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
下詔徵峻爲大司農峻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
胡寇今中原未靖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

許峻將赴召參軍任讓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
此恐無生路峻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
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王
敦之難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
於是結祖約以討亮爲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入衛京都
亮不聽旣而峻乘勝至京都詔亮都督征討諸軍事屯建陽
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掠亮
左右射賊誤中柁工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
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遂奔溫嶠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
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躬詣侃侃曰君侯修石頭以擬

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謝之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彭討峻敗績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峻平帝幸溫嶠舟亮進見稽顙鯁噎明日泥首謝罪乞骸骨欲合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之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先帝不豫臣叅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匹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義豈敢距違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感激驅馳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

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讓親賢遂使四海人心謗議沸騰祖約蘓峻不堪其憤縱肆克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憂逼登遐陛下踰年旰食臣之招也臣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臣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誓之心也而明詔不垂矜察謂之獨善其身所以重其罪也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屏棄任其自有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義矣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

以此責導
遷是

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陶侃卒以亮都督江荆豫益梁
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鎮武昌時王導輔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
等並不奉法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至是亮欲黜
導復以諮鑒而鑒不許亮與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
人入則近阿保宦侍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
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
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
子明辟不稽首歸政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
忤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公與亮並舊

託付之重大奸不除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深量其所宜鑒
復不許故事得止石勒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遣輔國將軍
毛寶精兵一萬戍邾城以陶稱為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人
入沔中弟翼為南蠻校尉鎮江陵以陳叢為梁州刺史趣子
午又遣偏軍伐蜀亮當率大眾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
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眾叛親離宜修進取
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請移
鎮襄陽之石城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素練乘
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眾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
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急務也願陛

疏話

可以死矣

史紀 卷之八十六
下許其所陳、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叅議、以定經畧、郟鑒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復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行安西將軍、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卒、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亮所乘馬、名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所不宜而移之于人、浩大慙、弟冰、字季堅、爲中書監、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冰當重任、經綸時務、賓禮朝賢、由是朝野咸稱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

賢如前相、猶不免寬弘之失、况如吾者哉、范汪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弭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修人事耳、隱實戶口、料出萬餘人、以克軍實、詔論其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爨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狗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者、王憲不追咎於往、誓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哀恕由中、惠賜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有妄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入、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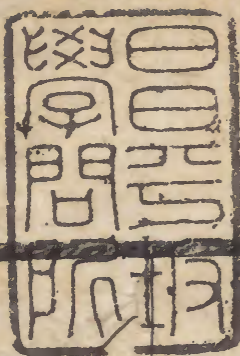
史紀 卷之八十一
虛妄推問果詐康帝卽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求外出會
弟翼當伐石虎於是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豫諸軍事領
江州刺史鎮武昌以爲翼援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
疾篤及卒無絹爲衾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翼字
稚恭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
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
任耳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
刺史代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翼勞謙匪
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克實人情翕然自河
以南皆懷歸附石虎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殷浩

父羨爲長沙太守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嚴
固驕豪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旣雅與浩親善
其父兄得失豈以小計之大較江東皆偃僂豪彊以爲民
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
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爲官出
二千戶公彊官長也而群驅逐之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
船頭到渚而桓逸還復二使免官前宰愾謬江東事去實此
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
明日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
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多如此康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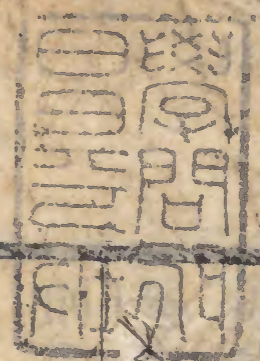
前宰謂王
導也

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
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
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竊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梁益與關
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
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荷國重恩
志存立效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高畧下
藉士民義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
廣農播穀以伺二寇之釁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
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在雖
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當扼據要害進圖攻取是以輒

量機宜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
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
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
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
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翼緩來荒遠立客館置典賓
器屯田積穀欲圖大舉俄疽發背卒



嘉祐三



口賦虎骨已... 嘉慶元年

... 嘉慶元年...

器中田赫... 大舉...

又... 無忌...

三... 曼...

... 刺...

... 容...

... 宜...

